

平劇本事

第二冊



FUDAN JP20000037076G 復旦圖書館

劇平

62点

平劇本事 第二冊

目錄

古城會	一
徐母罵曹	一
莽撞葛	一
擄打吉平	一
長坂坡	一
華容道	一
單刀赴會	一
定軍山	一
天水關	一
哭祖廟	一
綠珠墜樓	一



除三害 四二

桑園寄子 四四

荀灌娘 四七

木蘭從軍 五一

罵楊廣 五五

南陽關 五八

風塵三俠 六二

鎖烏龍 七〇

獨木關 七五

三擊掌 八〇

投軍別駕 八三

探寒窯 八八

羅通掃北 九三

法場換子 九六

平劇本事 第二冊

古城會

從陽山是古城外的一座小山，自從被一個黑面臉，落腮鬍，形大漢佔領後，城裏的人便覺得它變成了魔窟。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跟著日子的增加，也產生神話似的傳說，有的人說那大漢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強盜，有的人說是個最勇敢的將軍，有的人說是黑煞神的化身。這黑大漢住在山寨的時候多，城市裏的人很少見到他，只有那些起得早的農民，偶而在天還未亮的時候，聽到他那像獅子咆哮似的號令兵士的聲音。聽說他在練兵，因為現在天下大亂了，無人出來平亂安民，他的兵練好之後，即下山來平亂。

一天的早晨，進城賣柴的人還沒有回鄉，一陣黑雲般的隊伍湧進了城，有些人一見那種神情就料定是黑大漢下山了，大家都嚇得什麼似的，都直着嗓子亂嚷救命。那大漢騎了一匹黑馬，穿着黑盔甲，短短黑鬍鬚襯着兩片紫色的嘴唇，兩個銅鈴般的大眼睛冒着火光，好像沒有看到街上的人似的，在他後面跟着十幾個騎馬夸刀持槍的漢子，穿過街心，直奔縣衙去了。

過了一會兒，從縣衙傳出了消息：「那黑漢殺了縣令，自己當了古城正堂。」傳說愈多，愈奇。

，愈可怕，人民都像站在深淵前面，但等時間到來，就將身子跌了下去。一天一天的過去了，那可怕的規矩並不會到來，人民的心才慢慢平靜下來。

這位縣官姓張名飛，到衙之後，第一件要事，就是派全衙衙役四方打聽劉皇叔的消息，衙役早出去，傍晚回來，總是說：「不知下落！」張飛最怕聽這句話，只等衙役把這話說出來，他就下堂來給衙役一頓毒打。衙役都被他打得不敢到衙裏來聽差，衙裏漸漸冷落下來。一日，張飛又在差人打聽消息，忽然看城門的來報道：「有一位姓劉的軍官前來相投！」張飛喜得什麼似的，跳起來道：「那一定是俺大哥來了！」立即跑出衙門，到城外來接。張飛三腳作兩步的走着，腳剛踏出了城門，那位姓劉的軍官慢聲緩氣的叫道：「三弟！」張飛抬頭一看，果然是大哥劉備，命人牽過一匹馬來，請劉備上馬，一同到縣衙裏去。

張飛請劉備客廳裏坐了，把古城正印搬將出來，放在劉備面前道：「大哥，這縣官雖小，可是應當大哥作！」劉備笑道：「你怎好把縣印拿來了，縣官呢？」張飛得意地笑道：「早被我殺了！」劉備臉色不悅，停了一會道：「三弟作事太莽撞了，這殺縣令，奪取正印，人民會罵我們是草寇之流的！」張飛慌忙賠罪道：「小弟以後不敢了！」劉備扶他起來，又問道：「你可知道二弟下落

「張飛道：『我自到古城之後，那日不打聽大哥二哥的消息，只是那些無能的衙役，總找不到一個打聽處！』」劉備道：「我們小沛失守後，曹操又領兵圍住了下邳，雲長雖勇，只礙於你二位嫂嫂也陷在裏面，得隨時保護，不能戀戰，這樣一來，難免有疏失被擒的危險！」張飛道：「被擒？死了就是！」劉備道：「死不得！」張飛道：「不說殺敵，被敵人殺了也很痛快，不死不活的去當俘虜才是最無恥的事。二哥若是降了曹操，他休想再見我張飛的面，張飛就是怕見那種二心的小人！」劉備撫慰他道：「雲長是不會降曹的，早晚必來相會！」

×

×

×

×

每當晨光隱微中，碣陽山上的吼聲移向城中來了，城裏的人初聞這種聲音的時候，心理禁不住發抖，以後日子長下來，那種吼聲倒像晨鐘，常常把人從夢中驚醒。黑臉的縣官，生得像兒雛乎兒，自從劉皇叔進城後，他却很少管人民的事，終日在教場裏練兵，兵數已由原先帶來的幾個人變為幾千人丁。一日，劉備對他說：「三弟，我今知道雲長的下落了，他現在曹操那裏！」張飛不等他說完，大叫起來：「他降了曹操還有什麼話可說，從此我再不認他作兄長！」劉備道：「三弟，不用這樣大的火氣，他暫時歸依曹操也是不得已呀！」張飛氣得什麼似的，眼睛裏冒出火光，兩腳急得直跳：「你不用再說了，你願意投奔曹操，你也去好了，我老張有幾千人馬，將來遇到老關，也

休怪我顧不得桃園義氣！」說罷，氣忿忿的出去。劉琦再不敢向他提提桃園義氣。

張飛近來，得更早，滿天作征斗，都可看見他的馬在披掛裏穿武楊槍，像練兵，已過萬回片上之後，他才來操圍營。他每日仍戴着那頂烏黑的盔，穿烏黑的甲，騎着烏黑的馬，臉襯着他那支雪亮的丈八矛，雪亮的一雙眼睛，那簡直像一塊戴着青光的黑炭。古城的人初見到他，是滿心的害怕，現在一看到他的影兒，就覺得怪有意思了。當張飛騎了馬從校場回來的時候，正行在中路，遠遠有一個穿紅甲戴紅盔的軍官騎着馬迎上前來，道：「啓稟三爺，二爺保送二位皇嫂夫人來了，請前去迎接進城！」張飛聽說，把矛一橫，直向小將轡將來：「什麼二爺三爺，你知道這支矛的厲害嗎！」那小將見風勢不順，撥回馬頭一溜煙的出城去了。張飛催動跨下馬，追出城來。

張飛出得城來，見關羽提了青龍刀，騎赤兔馬，等他前去回話。張飛並不開口，待馬到關羽面前，提矛直搦過去，關羽眼快，閃過矛，道：「三弟，你我數年不見，為何舉矛便利？」張飛道：「你這無情義的小人，還配和我張飛說話，你投降曹操，全忘了桃園之義，我不殺你，你也應當羞死！」關羽道：「三弟那裏知道，在下邳時，二位皇嫂在營，我本想力敵曹兵，只怕累及皇嫂，所以被困土山，暫依曹操，乃是從權之計，我何曾忘了昔日情義！」張飛道：「誰風你花言巧語，看槍！」提矛又刺將過來，關羽又閃開道：「三弟，如若不信，可問二位皇嫂！」張飛舉目見

兩輪黃帷車兒停在樹下，心裏想：「這一定是用空車兒騙我，若是信以為實，放他們進城，一齊動起手來，豈不吃了大虧！」正在尋思間，忽的遠遠黃沙飛騰，人馬之聲，雜沓而至，張飛抬頭看時，却是一隊人馬。他慌忙撥回馬頭進城，關了城門，在城樓上向關羽道：「你的奸計好毒呵！若我輕信你的話，豈不正中了你裏應外合的計，你想進城，除非你斬了追來的那員大將！」關羽回頭看時，只見駕首一員大將是曹操帳下的蔡陽老兒，他才恍然張飛起疑的原因。原來關羽過黃河時，蔡陽的外甥秦琪出來阻攔，被他殺了，蔡陽一定是前來報仇！回張飛道：「三弟，殺那蔡陽諒也不難，只求此我些兵卒，壯壯威勢！」張飛道：「一無兵，二無卒，只助你戰鼓三通！」關羽無奈，只得料起精神大戰蔡陽，張飛在城樓上親自擊鼓。三通鼓還未擊罷，蔡陽的頭正落馬前，曹軍見狀，紛紛逃去。張飛趕忙下城去請劉備，一同出城來迎接關羽及甘糜二夫人進城。兄弟相聚，夫妻團圓，一場悲歡離合的情景是不屑細表了。（閱金鈞）

徐母罵曹

長社是古潁川地方的一個荒涼鄉村，村前有一條向東的古道，每日的早晨和傍晚，常有行旅客商，從這條道上經過。一天的傍晚，關羽已穿上了晚裝，屋頂上幾縷的炊烟起來了，從古道的盡頭走

來了一隊人馬，太陽的光芒直射在他們的面上。黃金做的盔，腳下踏的鎧，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最先看見他們的是小孩，接着是大人，不一會工夫村頭已聚滿了人，有一個老年人說：「趕快回家去罷！這不是好玩的事！從前徐庶就是被這些人抓去的，這些人生就的狼心虎胆，他們喜歡殺人，喜歡作弄人！據說：他們把徐庶抓去之後，並不治死，把他綁在車上，敲着鑼鼓游街，這是多麼可恥的事。徐庶是那樣的有火性，有剛氣的人，我想他是氣死了。」三個短鬚的老頭兒搖頭道：「沒有，沒有，當游街時，他還像平日那樣挺着胸脯，仰着頭，眼睛望着天，嘴裏還是大喊大叫，只是腰間掛的寶劍被摘掉了。他說：『我殺了那吃人的禽獸，我爲衆人除害，這是英雄作的事！』他對那些圍着囚車的人說：『你認識這個救人濟世的英雄嗎？』說時，指着他自己。那些看熱鬧的人，並不受他的感動，只是從鼻孔裏透出一陣鄙棄的笑聲。倒是跟在人們背後的小孩子拍着小手直喊：『英雄呀，英雄呀！』」有幾個黃面皮的中年人，好像被小孩子們尖銳的喊聲刺着了心，反轉身去，打了小孩一巴掌，小孩哭着走了。徐庶在車上罵那幾個黃面皮的中年人。他們並不同一句話，偷偷的走開了。游街車走到東街，走到西街，那推車的卒吏也累了，把車停在街心打盹，小孩子偷空兒把他從車上解了下來，「老頭兒正說得起勁，忽然在人叢中冒出一聲恐嚇式的喊叫：『徐老太來了！』這一羣人的嘴好像被這句話一齊堵住了，只有剛才那個說話的老頭兒喘氣的聲音可以聽見。

徐老太就是徐庶的母親，她今年約有五六十歲的樣子，頭髮只剩幾根還是黑的，眼眶鼻樑都特別的顯露出來，牙齒已落了幾個，吃東西，說話還便當。她本來有兩個兒子，徐庶是她的長子，次子名叫徐廣；徐庶被抓去後，徐廣就成了老太的第一個慰藉，誰想到，過了不久，徐廣就害病死了，只剩下一個可憐的老太婆過着孤寂的日子。她一天到晚都有一個希望佔據着她的心：「庶兒回來了！」在這荒涼的村中，只有她的一顆心是火熱的，想到了天涯海角，想到了天堂地獄。她從未流過淚，嘆過氣，有些時節，或因爲思慮得多的原故，她的面龐瘦了些，但是她還是和平常一樣的早起早眠的過着日子，並不把悲傷的顏色，塗在面上。雖然，別人都對他表示着同情和憐憫。

大概因爲村人說話的聲音太高了，驚動了徐老太，她順手拿了一根拐杖，反扣上柴門，向村頭走來，一個眼快的鄰人首先看見了她，不自知的給了大家一個禁止說徐庶的故事的警告。大家看她走近前來，都露出淳樸的笑臉，有幾個冒失的小孩子趕來圍住她，小手指着遠處的人馬說：「奶奶，你瞧，那不是徐伯伯作官回來了麼！」她那雪花的眼向遠處望了又望，才認得出小孩子們所指的是什麼。說：「他不會作官的，他結交的不是官府，只是些要好的朋友！」說着搖頭否認，又對那些望着她的村人說：「又是誰殺了惡人，你不怕像庶兒那樣去坐牢嗎？」說着，面上洋溢著仁慈的笑意。一個老漢兒說：「老太，村上的壞人已被你的兒子殺了，再沒有壞人了！」她說：「那些人馬

不是向我們村上來嗎？你們不想瞞我，我最怕瞞人，殺壞人是英雄男子漢的事！」正在他們談着的時候，那些騎高馬穿軍服的人已來到村前，他們的打扮是和上次來抓徐庶的軍官一樣，只是那副面孔上沒帶殺氣，他們走到距村人十幾步的地方，即離鞍下馬，很客氣的說：「叨光 此地可是長社嗎？」村人呆呆的望着他們，懷疑的眼光看着他們，都不說一句話。「各位，不要害怕，我們是來接徐大人的太夫人還京享福的。」一個年紀老的，大着胆說：「那個徐大人？我們這裏都是老百姓，沒有作官的！」軍人說：「徐大人最近才做了官！」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天真的不加思考的說：「一定是徐伯伯！」接着一個中年的男子阻攔：「不要多嘴！」小孩立刻把頭縮到中年人背後去了。軍人說：「徐什麼？」那中年人說：「軍爺不要聽小孩瞎說，他們說的是從前犯過罪的徐庶，現在並不在家！」軍人喜得什麼似的，說：「這就是徐大人的官諱，他在那裏，我要先拜見太夫人！」村人立刻把目光集中在徐老太身上，軍人非常機警，見狀，即知她是徐太夫人，趕忙過去跪下說：「太夫人在上，小人叩頭！」徐老太答禮道：「軍爺有話請說，不必多禮！」軍人說：「徐大人在京官拜騰郎之職，富貴一品，着小人前來迎接太夫人進京同享富貴！」徐老太道：「可有書信？」軍人道：「趕程匆促，老爺說不必寫信了。」老太道：「你且自去安息，明日起程就是了。」村人聽說徐庶在許昌作了官，那來給徐老太慶賀，徐老太辭別了家鄉，隨了軍人到許昌來。

徐老太坐在太平車上，幾個軍人，推動車輪，走了幾條長街短巷，最後在一寬闊的紅大門前停下了，門首幾個如狼似虎的小廝前來和軍人咬了一下耳朵，接着向門裏跑去了，軍人對徐老太說：「到了！」徐老太點點頭。車輪又轉了幾轉，在一座大殿堂的階前停下了，幾個侍女前來扶了徐老太下車，請到廳裏去。徐老太不見兒子來迎接，心裏就有點不耐，待走進正廳，正面倒先坐了一個肥白胖大的黑鬍老頭兒，見了徐老太僅僅把鼻向上聳了幾聳，眼睛擠了擠，喉嚨裏冒出了咕嚕的一聲笑聲，並不會坐下，就是謙遜的樣兒也沒有一點，倒是站在這個老頭身旁的一個文縐縐的官兒，趕忙前來向她行禮，問候，請她在「一張椅子上坐了。她用手掩着的眼，向四週看了看，並不見徐庶，她再耐不住了，她問：「庶兒在那裏？」那官兒說：「伯母，徐兄不在此地，是曹丞相有意請他前來作官的！」坐在正位上的那個肥白胖子說：「你的兒子是當今的英才，我想招他來作官，你可寫一封信去叫他前來！」話還未完，已有書童捧了筆硯放在桌上。徐老太聽他說話的口氣，才知道他就是曹操，她說：「我兒現在那裏？」曹操說：「他現在新野劉備那裏當一個有名無實的幕賓，沒有多大出息，不如到許昌來，我可保奏他為大漢的命官！」徐老太說：「那個劉備？是不是中山靖王的後人！」曹操說：「還是他騙人的話，他的真姓未必姓劉？」徐老太說：「這是婦孺皆知的

事丞相怎的這樣侮蔑他！」操道：「我豈但侮蔑他，他現在新野，招兵買馬，想奪漢室，不久就天討其罪，你的兒子不明是非，前去依從他，這明明是助紂爲虐。太夫人教子有方，可寫書信一封，招他前來，免得將來，玉石俱焚。後悔不及！」徐老太說：「我兒幼讀詩書，深明春秋大義，決不會歸依國家的叛逆，劉備招兵買馬，未必不是爲了匡復漢室！」曹操聽了她的言語，面上立刻變上一層淺紅，接着仍回復了白白的面色，厲聲喝道：「老太太說話不要失了分寸！」徐老太說：「我從來未說過過分的話，這豈丞相自己想想是不是爲了國家！操大怒道：「老乞婆也太無禮，我曹操身爲宰相，何時不爲國家，何事不爲漢室，你怎敢疑心我有僭越之心！」喝令衆武士：「逼她即刻修書，否則，推出斬首！」徐老太不惟不露一點慌張的神氣，眼睜得更明了，說話也更清楚些，她也大聲說：「曹操，你不要欺我婦孺老弱，我有一死等你，只恐怕你多行不義，將來落一個死有餘辜呵，我那兒子決不扶你這奸雄！」拿起案上的筆硯向曹操打來。曹操跳下寶椅來喝令衆武士：「推出斬首！推出斬首！」徐老太並不動聲色，只等衆武士上綁。衆武士像鷹犬一般，上前把她綁了，推下殿去。那個文幾歲的官兒，急向衆武士說：「刀下留人！」轉身又向曹操道：「丞相不要生氣，我有一書奉聞，那徐庶是至孝的人，他若聽說丞相殺了他的母親，必定記恨在心，更要死心踏地的扶助劉備，所以萬萬殺不得。不如把她送到下官家中，我好生款待，慢慢套出她的筆跡，偽造一封家書送往

新野，徐庶必定前來，倘若不肯依順，則殺他的老母，並不爲過！」曹操立刻轉了一個面孔說：「程大夫所言甚是，一遇大夫辦理！」這位程大夫就是曹操的謀士程昱。（關金鎗）

荐諸葛

東漢末年，劉備在新野招賢納士，有單福嘗聞訊，前來相投，劉備見他廣有智略，便用爲參謀，臨兵攻打曹操。單福略施小技，便將曹兵打敗，取了樊城。

曹操聽說劉備幕中有個單參謀，是一個足智多謀的人物，劉備依爲手足，若想報樊城之辱，必須先除了他，百計探聽，才知單福是徐庶的化名，係河南潁川人，爲人至孝，他尚有年邁老母在潁郡家鄉。曹操心生一計，賺徐母至許昌，逼他修書召子來歸，徐母不肯，操乃偽造書信，着心腹人前往新野下書。

徐庶接到母親的信，趕忙向劉備辭行。劉備道：「阿瞞雖然大敗，還不會挫了他的元氣，早晚必來報復，望先生多留一些時，以便隨時請教！」單福道：「曹操新創未癒，若想有所企圖，尚須將養些時日，使君不必擔憂。愚某有下情上聞，不知主公容許上陳否？」劉備道：「先生有何見教，備無不洗耳靜聽！」單福未曾說話，淚已先自落下道：「主公那裏知道，某原姓徐名庶字元直，

只因早年誤傷人命，變易姓名，亡命在外，幸遇主公，不以卑陋見棄，恩幸有加，方慶歸依得所，不料曹操得悉愚某在主公帳下，賺家母至許昌，下在獄中，迫令召庶前往，否則，母子不能再會矣。說罷放聲大哭。劉備默默不作一聲，徐庶用手指着心道：「某所用以與主公共圖王霸之業者，只仗此方寸地耳，今日方寸已亂，縱然在此，於事無補！」劉備知庶純孝，知不能強留，含淚道：「母慈子孝乃人之天性，備亦不敢強留，但不知何時起程？」徐庶道：「念母心切，擬即日起程！」劉備顧謂趙雲道：「四弟可連至長亭擺宴，爲你先生饯行！」趙雲領命去了。劉備陪了徐庶到長亭來，關羽張飛諸將亦相繼來長亭與徐庶餞別。劉備舉杯向徐庶道：「備與先生邂逅，不能與先生歡聚，望先生前往許昌，善事新主，以成名！」徐庶泣道：「愚以庸碌之才，蒙主公重用，今日別去，乃爲老母故也。縱使曹操見逼，亦決不爲劃一策設一謀。」劉備亦泣道：「先生既去，我劉備亦將遁跡山林，了此餘生矣。」徐庶道：「主公公應別請高賢輔佐，決不可以爲某辭去便灰心。」劉備嘆氣道：「天下高賢，恐無比先生更高的了。」徐庶謙遜道：「像我這樣一個山野小民，怎能當得起主公的誇獎呢？」關羽張飛趙雲等，都進前向徐庶勸酒，徐庶對諸將道：「諸位將軍都是天下的英才，敬祝諸將軍輔佐明主，共圖大事，將來名標竹帛，切不可學徐庶這樣的有始無終啊！」說罷，不辭而下，諸將也都把袍袖遮了臉，不曾向徐庶說得一句話。

劉備與徐庶盃盞盡去，把酒喝了不少，看着天氣已是不早，即離馬上馬告辭，劉備及眾將亦各上馬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終是依依惜別。徐庶道：「相送千里終須一別，請主公及早回去罷！」劉備握着他的手道：「先生此去，天各一方，若得相會，恐非容易了！」說罷，淚如雨下。徐庶亦涕泣而別。

劉備立馬於林畔，看着徐庶上馬加鞭，漸漸去遠了，劉備像失掉了什麼似的呆呆望着，徐庶人馬愈去愈遠了，忽然轉過一個樹林，再看不見人馬的去處，劉備即令軍卒把那樹林砍了。眾軍卒正在砍伐的時候，忽見徐庶轉來，劉備歡喜道：「徐先生回來了！」說話之間，徐庶的馬已到身邊，劉備迎上前去說道：「先生，敢是不回許昌了嗎？」徐庶道：「徐某時下心緒正亂，許多事已不復記憶，方才正行之間驀地想起一事，故而轉回馬頭，奉告主公！」劉備道：「先生有何見諒！」徐庶道：「離此二十里外，有一地方，名叫臥龍崗，在那裏住着一位能經天緯地的人才，他常常自比作齊國的管仲燕國的樂毅，以愚某觀之，管仲樂毅還須讓他三分！主公求賢若渴，此等人才豈能等閒錯過！」劉備道：「不知此人姓字名誰，還望先生指教！」徐庶道：「複姓諸葛，名亮，號孔明，道號龍先生！」劉備聽說是「諸葛亮」，恍然大悟道：「從前司馬德操先生，曾言及臥龍鳳雛二人，得一可以安天下，今先生所言諸葛亮莫非即臥龍其人嗎！」徐庶道：「正是，正是。」劉備

喜歡得跳起來道：「若非先生指教，幾乎失掉一個人才，改日，當備厚禮前去請他下山，共謀大事。」徐庶急止之道：「主公，要知孔明並非庸碌的人，他不是希圖功名利祿之輩，若主公厚禮往聘，必須落得一場沒趣，還須主公枉駕，親自請他下山！」劉備道：「敬聆雅教！」徐庶荐了孔明，重新辭別，上馬辭去。（圓金鐐）

拷打吉平

漢，建安五年，曹操的逆謀，一天暴露，一天，漢獻帝就下了一個密詔給關羽董承，叫他設法討逆。董承奉詔之後，感覺責任重大，憂愁成疾。

獻帝聞董承害病，就命太醫吉平去診治。吉平到了董府，細心診治，只見董承病勢未減，而且常在那裏長吁短嘆，好像有重大的心事在心上。吉平不敢問，又猜不着他的心事。

元宵之夜，董承在夢中大罵「操賊！操賊！」不止，等到一覺醒來，還在厲聲大罵。吉平因即向前問道：「明公；你不是想殺曹操麼？」董承一聽此言，嚇得面如土色。

「明公！你休要驚惶！」吉平接着說道：「我雖是箇醫生，但沒有一天忘了國家大事，倘有用我之處，雖焚屍碎骨，亦所不辭。」